

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

5

# 大雪无乡

主编傅浩  
中国文学出版社



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

I247.7 / 422

大雪无乡

主编 傅浩  
《中国文学》编辑部 编  
中国文学出版社

RAF 99/24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大雪无乡/关仁山等著. - 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1998.2  
(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;第5卷)

ISBN 7-5071-0424-9

I. 大… II. 关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0120 号

**大雪无乡**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

发行部电话:(010)68320635 68326644-2372

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8

字数:420 千 印数:1-5000 册

ISBN 7-5071-0424-9/I·375

定价:22.80 元

## 前 言

去年我们编辑出版的《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》1—3卷，受到读者们的欢迎，也颇为作家们称道。有位读者来信说：“这套书选编得非常好，从中见出选编者独特的眼力和对文学事业的负责精神。”有位作者在信中说：“寄给我的样书，我原来照例放进书柜了事，后来却被朋友们拿去轮流抢着看，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于是，我也读起了书中别人的作品。的确选得不错。”

今年，我们应读者的要求，选编出《中国文学新佳作集成》4—6卷。其中亦是中篇小说两卷，短篇小说一卷。它们都是1995—1996年间的作品，均在《中国文学》中文版杂志上选载过。本来还有一些作品值得选入，但限于篇幅，只好割爱。

近几年来，小说日多，佳作迭出，选家蜂起，选本如潮。然而，倘若把同期选本放在一起，便能见出不同之处。可以说，各有所长，亦各有所短。原因是选编者的眼光和标准，不尽相同。我们遵循的是“好作品主义”。所谓“好作品主义”，是指鉴别一部文学作品时，首先不是看它出自何人之手，采用何种创作方法，或属于何种流派风格，而是看它是否既具备积极、健康、有益于世道人心和读者能懂的前提，又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。反过来说，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的作品，就不管它是什么创作方法或流派风格，都属于好作品，是上乘之作。可见，“好作品主义”既包含着选择作品的高标准严要求，也包含着不拘一格的兼容性。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，在选编中既努力突出反映时代的主旋律，又注意体现文学创作的多样化。当然，是否做到了，只有请读者评说。

——编者

# 目 录

编者	前言	(1)
关仁山	大雪无乡	(1)
王怀宇	家族之疫	(53)
梁 晴	黑白格子的情结	(81)
张国擎	不信东风唤不回	(122)
阎连科	黄金洞	(202)
梁晓声	司马敦	(286)
谢友鄢	闲坐话边地	(334)
毕淑敏	术 者	(376)
邓九刚	世界公民	(407)
韦晓光	摘贫帽	(467)
刘 恒	天知地知	(512)

## 大雪无乡

关仁山

这年冬天反常。往年冬天，福镇就有下不完的雪。福镇人喜雪，雪天里赶大集，而且结婚的特别多。福镇女镇长陈凤珍记得自己也是雪天里举行婚礼的。今年镇里经济滑坡，也不至于老天爷动怒。可是到了农历大寒，愣是一星雪花没掉。土啦光叽的街道除了大集，便显得冷冷清清，更别提有很多婚礼的热闹了。寒流倒是不断弦儿地来，使镇上有股难闻的气味。

冷节气里，一天到晚净是难事儿。陈凤珍从镇政府搬回家里躲清静。镇政府每天都有要帐的，还有农民告状的，眼不见为净吧。其实她的家就是父亲的家。她的丈夫和婆家都在县城。傍晚吃过饭，陈凤珍坐在灯下看书。书是丈夫田耕从城里捎来的，关于农村股份制的书。这些天她迷恋股份制，对现今杂乱无序的乡镇经济，股份制也许是个好招子。这阵儿家里也不安静了，天不下雪患病的多起来，满街筒子都是咳嗽声。陈凤珍父亲是镇上开药铺的，小药铺猛地火起来，父亲的炒药锅昼夜亢奋地响着。连经常在外乡卖野药的弟弟陈凤宝也赶回来，加入家庭熬药大会战。父亲一边捣药一边哼着“扁食歌”。她知道这是民间祭礼古代名医扁鹊的歌。父亲哼了几十年了。凤宝和小媳妇阿香边熬药边调笑。阿香并不嫌弃凤宝的瘸腿。这家伙卖野药嘴皮练的不善，不仅嘴巴拢人，而且在床上缠绵起来也不差。凤宝说：这年头市场疲软，可有两样不软！阿香问啥两样？凤宝笑嘻嘻地说，一是卖淫的，二是咱卖药的。阿香笑着揪凤宝的耳朵问，你个鬼

东西咋知道？是不是在外头嫖女人？凤宝讨饶说俺有色心没色胆哩。父亲阴眉沉脸地训凤宝，别胡扯淡，混帐东西！卖淫与咱卖药能往一块儿扯么？陈凤珍合上书，弄得哭笑不得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她又听凤宝解释说：爹，俺错了，是不一样。咱卖药有淡季，人家卖淫的没淡季。父亲生气地骂，你小子中啥邪气啦，咱祖传立佛丹有淡季吗？一年四季都叫好儿。阿香顺杆爬说，凤宝，你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！凤宝咧嘴笑。父亲又嘟囔说，荒年饿不死手艺人，快熬药吧！陈凤珍就听不到他们说笑了，只有单调的炒药声。

北风挺硬，风很响地拍打门扇。冷节气并没冻掉凤珍的热情。刚才父亲说的立佛丹启发了她。她知道立佛丹是祖传医治下肢瘫痪的药。眼下镇里好多企业都瘫痪了，医治它的立佛丹是啥呢？福镇是富镇，与其它乡镇比一直是羊群出骆驼。撑到今年冬天也不行了，里走外转见不着钱。镇财政逮住蛤蟆攥出尿，手里把掐仍不见亮儿。前几位镇长都升了，据说都是因为敢于上项目上规模，勇于负债经营，有了政绩也肥了腰包，轮到陈凤珍接手，赶上银行不放贷，治理整顿烂摊子。一年的光景，镇里经济越治越乱，好多企业关门放假了，银行催还贷款和外地索债的不断，眼瞅快年根儿了，县里又要各乡镇报产值。福镇报啥？她愁。那次去县里开会，宗县长夸他们精神文明抓得不错。言外之意是经济上不去，一手硬一手软了。都知道宗县长器重陈凤珍，不仅仅是赏识她，而且因为他们都是一条线上的。宗县长当过团委书记，而陈凤珍被宗县长提名来到福镇之前也是团县委书记。陈凤珍能摸领导意图，到福镇就将镇团委书记小吴提为副镇长。这种团结方式确实不错，小吴鞍前马后围她转呢。陈凤珍继续看那本股份制的书。她好像找到了祖传的立佛丹。

这时院里有车笛响。陈凤珍抬头看见副镇长小吴进屋来，脸冻得通红，小吴说，陈镇长，又出事啦。陈凤珍问出啥事啦？小吴

说，那几户承包草场的农民，把咱镇政府给告啦。陈凤珍收起书叹道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。小吴说，宋书记让我通知你出庭，潘老五去珠海要债去啦！都是潘老五惹下的祸，干吗耍你一人？陈凤珍沉吟半晌无语。她知道镇党委书记宋鹤年是部队转业干部，跟县委组织部李部长是部队战友。他比陈凤珍早到福镇两年，福镇的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潘五兰也是宋书记的人。虽然由陈凤珍挂着公司总管，实际早已被潘五兰架空，直接由一把手老宋调遣。好事轮不着陈凤珍，被告出庭的孬鼻子事自然跑不了她。潘五兰经理男人起女人名儿，处处晦气。人们都叫他潘老五，潘老五是手眼通天的人物，农民企业家，福镇乡镇企业的创始人。伺候了几任书记镇长了。喜欢他也好，恼他也罢，谁也动不了他。福镇的厂长们都是潘老五一手提拔的。别人很难插手，陈凤珍发号施令也都是通过潘老五进行。小吴又说，潘老五哪是去要债，分明是躲了。陈凤珍咬咬牙说，我去出庭，变不了凤凰还变不了胡家雀么？没干成光彩事儿还怕丢人？小吴相信陈镇长能对付过去，可心里还在鸣不平。这场民告官的官司完全是潘老五一手惹起的，潘老五听谁的？还不是听一把手宋书记的？她记得镇塑料厂从西德进口一些废塑料，潘老五提议并一手操办。当时陈凤珍和几个副镇长都提醒他，别上外国佬的当，潘老五眼里压根儿就没他们，他只听一把手的，他向来都这样。废塑料运回福镇，一拆集装箱就傻眼了。全是臭味熏天的民用垃圾，往东河坡一卸，捡破烂的就围上来，还翻出不少黄色画报来。陈凤珍让潘老五赶紧派人看管。正是春天的雨季，雨水将垃圾冲散了，污水顺东河流向那片草泊。不久那片春笋般的芦苇都枯死了。草场是上了保险的，县保险公司来人查看，是废垃圾里的污水污染的。保险合同没有这一项。草场承包合同刘继善等几户农民找潘老五。他们要求索赔。潘老五没好气地说，俺这儿有100万的垃圾找谁去赔？除非德国佬赔了俺，俺就赔你们！然后潘老五就去给德国拔



电话。对方哈喽哈喽叫两声就放了，话务员当即朝潘老五要2000元电话费。哈喽哈喽两千块的话柄就在福镇传开了。陈凤珍要求镇党委对这一事件追究责任。宋书记说咋追究？这十几年经潘老五贷款就有两个亿，谁接手谁来还？陈凤珍哑口无言。潘老五这阵儿真成爷了。退休的公安局副局长老徐给他当保镖，还从镇医院聘请了贴身保健医生。有个头疼脑热的病，银行行长都来看他。那些农民不交村里草场承包费，追着潘老五要钱，拖到了冬天也没个眉目，陈凤珍开始也帮着农民说话，后来听说几户农民中有她三姑家，也就不张嘴了，小吴愤愤不平地说，潘老五穷横凭个啥？还不是能欠债。这阵儿黄世仁都给杨白劳叫爷！陈凤珍苦笑说，别这样说，老潘也想把镇里的经济搞上去，碰着这样大气候，加上他素质又差，没办法呀！这些天，县里号召各乡镇搞股份制，可谁也不敢动。我想，咱们带个头，摸一套经验出来。不是说，福镇历来出经验嘛！股份制企业 and 股份制公司，就能避免进口废垃圾这样的失误。兴许能把乱哄哄的乡镇经济捋顺过来！小吴颇有疑惑地说，咋个股份制？还不是换汤不换药。陈凤珍解释说，各企业吸收股份，搞股份制企业，对于镇总公司，各企业和分公司就是股东。企业和总公司分别成立董事会，大的经济活动要由董事会决定。这样的话，乡镇经济才有可能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。小吴点头说，想法很好，不过，这不等于罢潘老五的权嘛，他不会答应的。陈凤珍说，大势所趋，我们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。小吴说，潘老五反对，宋书记也不会支持的。陈凤珍笑笑说，这是给他一把手脸上添光的事儿，他会转过弯儿来的。在乡镇一把手和二把手是有本质区别的。镇里成绩多大，也得记到老宋的帐上。小吴摇头说，那难说，宋书记这人难看透！陈凤珍说，他反对更好反对咱也干。小吴笑了，心想那样出政绩可能就记陈镇长身上了。经济上不去，搞出一套经验来，她见到宗县长也好有话说。陈凤珍站起身，脸上显出被压抑的兴奋说，这场官

司打定啦！镇政府是输是赢，都说明搞股份制的必要性。哪找这材料？小吴，你执笔写写吧！然后她披上军大衣说，小吴，跟我去那几家看看。小吴没吱声就跟陈凤珍走出屋子。凤宝拐着身子朝吴镇长摆手说，吴镇长有空来呀，缺医短药的说话。陈凤珍瞪凤宝一眼说哪有咒人吃药的。凤宝嘻嘻地笑，吴镇长不是刚结婚么，俺说的是那种药。陈凤珍说瞧你个没正经的。小吴边笑边往外走。陈凤珍骂归骂，她从心里挺服气这个瘸弟弟。凤宝研制了一种民间春药挺畅销，他姐夫田耕不了就朝他要这药。陈凤珍生得高高壮壮的，而田耕是个戴眼镜的瘦弱书生。他跟陈凤珍头一宿见面还行，过两天就支撑不住嘴里老讲股份制，吃上凤宝的药就再也不讲股份制了，天一落黑就朝凤珍身上乱摸，惹得凤珍烦他了。自从她调到福镇来，田耕才不大吃这种药了。

小吴开那辆旧 212 来的。是镇里钢厂淘汰下来的旧车。陈凤珍钻进去感觉四处跑风，冷呵呵的。好在他们要去的草上庄离镇子不远，吸袋烟的时辰就到了。这村的地皮儿陈凤珍踩熟了，她三姑在这村，她从小就跑三姑家玩。草场被污染事件，她也跑来几次，为那几家农民办了点实事。她怕因她出庭，这几家农民心里有压力，就来说说。车路过三姑家门口时候，陈凤珍扭头望了望，看见三姑院里屋里围了好多人。她怕是出啥事了就让小吴下车看看。小吴看回来说三姑正上香算命呢，好多远道来的农民，屋里盛不下在外头等着。陈凤珍半晌无语，叹一声示意小吴快开车走。三姑上香算命看病是收钱的，她知道就得管。她在汽车拐弯的时候看到三姑家门楼上插满了灰白的艾叶。三姑管这叫桃符。艾叶在寒风中瑟瑟抖动。她不明白三姑为啥成仙了呢？她不信，可有那么多人信。想起来三姑命够苦的，从小就浑身多病，二十出头就瘫痪在炕头了，东求医西寻药，家都败了也没啥起色。后来有人建议她去远村的一个大仙那里看看。三姑说那行么？三姑夫说有病乱投医看看再说。三姑被马车拉着去了远

村的大仙家里，大仙一见她就给三姑跪下了，并学了两声蛤蟆叫。大仙说他是蛤蟆仙，而三姑是狐仙，仙中之王，请她赶紧出道上香，有病自除有祸也无祸了。三姑半信半疑回来操持上香。果然如蛤蟆仙所说的，三姑上香能看病看宅院看命相，自己病也好起来。在这块土儿上声名大震。陈凤珍委实弄不明白，也不想去弄明白。三姑托她父亲捎信给她，注意这小人亲近那贵人的，她还能升官的。陈凤珍一概不睬。一个乡下老太太该成组织部长了。不过，近来她还真听到风声，说三姑将草上庄全村老少都算服了，连村支书村长都找她，卖地建厂等大事都请三姑踏看风水。村委会研究好的决议，愣让三姑的香火给否了。陈凤珍听到又好气又好笑，让父亲给三姑捎信别太张狂了，否则影响太大，别怪她这个当镇长的侄女无情。陈凤珍问小吴说，你信我三姑那一套么？小吴迟疑一下说，这年头的事儿没准儿。啥也不能全信，也不能不信。陈凤珍笑说，小吴啥时也学油啦？小吴板了脸说，不是油，你三姑够神的。就拿镇塑料厂来说吧。当初潘老五选东河岸头的老坟地当厂址，厂长老周也是草上庄的，老周就请你三姑看看风水，你三姑说这地方凶，压着龙头了，建厂准黄。潘老五给老周骂了一顿，还是没挪地方，结果咋样？一开工建房就砸死了人，门口那段路老翻车。厂子建起来就没盈利过，潘老五又从德国进口废塑料，是垃圾不说，又惹出这场官司。厂子一进夏天就关门了。陈凤珍听得心里嗖嗖冒凉气，她说，别说了，听起来怪吓人的。哎，今晚上，咱们见见老周。小吴点头开车，不一会儿就在村民李继善家门口停下来。风大了，铜钱大小的树叶子满地滚动。

李继善人缘好，每天晚上家里串门的都是一屋子。大伙正为官司开庭的事怏怏。见陈凤珍和小吴进来都挺吃惊。李继善的父亲见陈凤珍就说，陈镇长呀，俺们这几户打官司可不是冲你呀！早知是你出庭，俺们就撤诉哇！都是潘老五那杂种给俺逼到

这份上啦！陈凤珍朗笑道，没事儿，公司是镇里的，我是镇长出庭是应该的。我就怕你们有顾虑，才来看看。一句话说得李继善一家子挺感动。李继善说，陈镇长没给俺们少操心哪！陈凤珍示意大伙该唠啥唠啥。然后她就盘腿坐在大炕上烤火盆子。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陈凤珍如鱼得水。她说坐在老乡的大炕上心里踏实，上了法庭也有根哩！李继善端来一盘子瓜籽嗑。陈凤珍一边嗑瓜籽一边逗大伙说实话。好多人有些拘束，同着镇长好像没啥可唠的了。陈凤珍就往股份制上引。她听说这几户农民承包草场的形式是股份制。这回李继善和乡亲们就打开话匣子了。陈凤珍让小吴找塑料厂厂长老周来。老周与李继善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好哥们，这阵儿在家歇着，一直为这几户农民幕后出主意。老周怕伤了潘老五，一直不敢在公开场合亮观点。听说陈镇长叫他，犹豫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来了，陈凤珍问他一些塑料厂的情况。她看出老周有些慌，额头沁出青虚虚的冷汗。老周检讨似的说，都怪俺无能，没把厂子搞好，辜负了陈镇长和潘经理的希望。陈凤珍笑起来说，咱们不是开批斗会，你尽管拿观点，你看厂子还有救么？老周想了想说，咋没救？荒年饿不死精明汉，只要干，还是有救的。主要是管理……陈凤珍再往下追问，老周就不再说了。她看出他的心思，只要潘老五不乱插杠子就成。陈凤珍说，镇里马上推广股份制，完全科学管理，按经济规律办事。老周脸松活了说，真正是好招子。我们早就盼着改革一下，要是股份制，我和李继善两人承包塑料厂，陈凤珍与小吴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笑起来。老周叹道，镇长，我看着那堆机器扔着心疼哩！真打实凿地干吧，不干没出路。小吴笑道，阎王爷不知小鬼难受，你不怕那块地方犯邪气？老周不好意思地说，那不算啥，人正能压邪，再说，求三婶子上香给寻个破法儿，准能镇住。陈凤珍和小吴大笑起来，小吴举手指指点点说，他妈的，这日子确实有邪气，是得靠正气拔一拔啦！陈凤珍笑说，瞧，小吴也上仙儿啦！一屋子

人都跟着笑。说说笑笑直到深夜风息，陈凤珍和小吴才回到镇上。

涉及潘老五的经济案连法院都很怵头。要不是被告方陈凤珍在法庭上替原告说话，恐怕这案情又羊屙屎似的拖下来。陈凤珍在县城找了宗县长，想尽快将这码罗嗦事了断，也把抓股份制的想法都向宗县长说了，宗县长挺支持。法院断定由福镇农工商公司向七户农民赔补草场损失40万元。回到镇上，陈凤珍就到处找钱。总公司的帐上没钱，镇财政也没钱。偏在这时候山西某煤矿来了一拨要帐的。前半年镇里铁厂和瓷厂用煤都是潘老五从这个煤矿赊来的。粗一搂就有百余万。镇党委书记老宋和陈凤珍好生接待，让煤矿客人吃好玩好。老矿长跟镇领导哭穷，矿上开不起工资啦。这次再不要回钱去，工人们就得把我吃喽。陈凤珍心里挺难过。她看见老矿长拿着速效救心丸，时时就含两粒，她又害怕出事。看来劝是劝不回去了，只有等潘老五从珠海回来。陈凤珍让小吴找来镇铁厂朱厂长，她命令朱厂长把客人陪好，她就抽身出来与宋书记商量股份制的事。

宋书记每天都保持一个短暂的午眠。无论春夏秋冬都这样。下午3点钟左右，陈凤珍就来到宋书记的办公室等他。宋书记却4点钟才从休息室里出来。他见陈凤珍看报等他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仰脸打了个喷嚏，连说感冒了感冒了。感冒脑袋就沉，脑袋一沉就是一个漫长的午眠了。陈凤珍看了看书记多皱的脸，感觉他苍老了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已经到了不提拔年龄，儿子女儿大学毕业都在县城工作。潘老五也派镇里工程队在县城为宋书记盖了栋两层小楼，也有了退路。镇上工作难点，再难也不是自己的事。他不相信这年头还有为工作愁死的。有时他真不理解陈凤珍，她忙得脚后跟打脑勺子，忙半天有啥起色？福镇发展到今天是用钱堆起来的，不是哪个忙出来的。他嘴上的口头禅是，人随势走。陈凤珍在老宋身上的感觉总是发生误差。老家伙

的更年期到了，本来应该高兴的事却立马沉了脸。关于搞股份制，陈凤珍又把老宋估计错了。老宋当兵出身，功臣似的脾气嘴损。他对陈凤珍提出的股份制不以为然。他边喝茶水边说，凤珍哪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想通过股份制来治理这个烂摊子，把工作抓上去，这是官话。私话呢，搞出个经验捞点政治资本，能往上升一升。这没错，谁年轻都想闯闯。不过，你们团系统的干部有个通病，干事轰轰烈烈没下文，开始就是结束。陈凤珍脸通地红了，争执说，只要路子对，我会干到底的。老宋摆摆手说，别急，别急。听我说完，我是说，搞股份制，别是秋后的黄瓜棚空架子。目前福镇最大的难题是缺钱，钱，懂吗？陈凤珍心里乱糟糟的静不下来，生气地说，这样胡整，多少钱也会败光的。老宋依旧笑说，别激动，凤珍！我不是反对股份制，只怕费力不讨好。陈凤珍干脆就端出进口废垃圾一事讲股份制的迫切性，她说，股份制就能避免失误！它能逐步使管理科学化，走上良性循环轨道。也许，我们这茬领导不能受益，可后来人会记起我们的。从某种角度说，股份制也是一场革命！老宋说，你说得挺悲壮呵！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谁都想弄个刀切豆腐两面光，可这是福镇。福镇的狗屁事够你研究一辈子的。陈凤珍不服气地说，哪儿不是在摸着石头过河。老宋呵呵笑道，凤珍，你别误解我。搞股份制我没啥意见，关键是白弄了也摸不了啥！陈凤珍自知说服不了他，默神一想，一张嘴巴两张皮，横竖由你去说，出水才看两脚泥呢。她问宋书记啥时开动员大会？老宋说，等潘经理回来再说。他不回来，我们咋动？陈凤珍没说啥，自知她和老宋在福镇动经济，是丫环带钥匙当家做不了主。按常规，潘经理是在党委镇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，眼下啥事都倒过来了。没办法，她只有傻巴呵呵地瞎等了。如果潘老五在南方被女人缠住，看来股份制还得像这西北风白刮腾。她出了宋书记的屋，就到小吴办公室里放怨气。小吴说她头发长见识短，见怪不怪吧。陈凤珍气糊涂了，嘴里也带了脏词儿，

这鸡巴潘老五走了快半拉月啦！是要帐还是旅游？小吴听见这话，忍不住抿着嘴笑，陈镇长急了也敢捅词啊！别急，告诉你，潘老五后天回来。陈凤珍问你咋知道？小吴说，昨天跟文化站的小敏子打麻将，我套出来的。露透社消息忒准哪。陈凤珍知道小敏子是潘老五多年的姘头，人长一般，挺白嫩的，有股刁骚劲。丈夫过去是军人，复员后让潘老五安排到福镇驻海南办事处了。潘老五给小敏子买来一件高档连衣裙，小敏子穿上又露又透的，人们就叫她露透社了。潘老五的老婆恶声败气地来文化站跟小敏子闹，被潘老五一脚踢回去。老婆怕离婚，就忍气吞声装着没看见。陈凤珍听小吴说出露透社有消息，心里就踏实了，只要潘老五出差与小敏子有热线联系，就说明他在外头没叫别的女人缠住。陈凤珍叹道，唉，山西那要帐的还没走哇！她感觉心口有啥东西堵得慌。

捂了好久的雪，终于在黄昏落下来。雪片子好像在天上捂热了，落在陈凤珍的脸上也不凉，还有股子日头的气息，她在雪地里愣了半天神，正准备去食堂吃饭，小吴颠来告诉她，正如露透社所说，潘老五一行到家啦，而且还要回了欠债 200 万。陈凤珍与小吴回到办公室。陈凤珍拿围巾扫去头上的雪说，小吴，你给老潘家里打电话，说晚上到镇政府开会。小吴说镇长又犯路线错误，潘老五这会能在家？陈凤珍说他不先回家去哪儿？小吴说，准在露透社，不信咱俩打赌。陈凤珍摇头说，老潘毕竟还是镇里的招聘干部，他会注意影响的。小吴说你不信我给小敏子家拨电话。随后他拨通了小敏子家的电话，传出小敏子娇嗲嗲的声音。小吴怕小敏子打谎语，一张嘴就蒙开了，我是吴镇长，潘经理找我有急事，他让我打这个电话。小敏子支吾半晌，还是让潘老五接了电话。小吴一听潘老五的声气，怕老家伙翻脸骂他，就赶紧把电话塞给陈凤珍。潘老五听是陈凤珍的声音，心里恼，嘴上还是蛮客气，汇报汇报要债情况，问她现在吃饭没有？陈凤珍逗他

说，潘大经理不回来，我们吃啥？吃雪都不下，还得老潘回镇子，镇上就下雪。连老天爷都知道溜须趁钱的。潘老五说，别跟你五叔逗，咱们都去福斋楼涮羊肉！就把电话挂了。陈凤珍放下电话说，小吴，果然给你猜着了，往后就叫你吴大仙吧。小吴说，你赌输了，晚上你多喝一杯酒。他们说笑着奔福斋楼去了。

雪纷纷扬扬下得紧。天黑下来，白雪照得人总想闭眼睛。陈凤珍走在雪地里，远远地看见潘老五的奥迪车驶过来，车里坐着小敏子。在福斋楼门口，她才发现是潘老五自己开的车。潘老五跟小敏子明来了。陈凤珍记起，去年在县城开三级干部会，散会那天，招待所里摆满了接人的豪华车，明眼人发现好多厂长经理们车里有小姐。小敏子就坐在潘老五车里。人们也都见怪不怪了。不过，陈凤珍发现那些乡镇长眼热，却不敢明来，吃行政饭儿的顾虑多一些。这时陈凤珍透过雪花，看见潘老五穿着皮夹克挺着肚子往楼里走。小敏子颠颠地跟着。到楼上雅座坐下来，陈凤珍才发现潘老五这次回来脸呈菜色，人没瘦，后脖梗鼓出一骨碌肉疙瘩，眼神儿还那么亮。好几个女人都说潘老五眼睛带钩儿，陈凤珍倒没觉出来。潘老五张罗着点锅上羊肉，又问陈凤珍喝啥酒。陈凤珍说随便，反正我喝不多。小敏子说，那就喝孔府家酒。潘老五笑说，对对，喝孔府让人想家。小吴暗笑，你想啥家？回到镇上半天了，也没进家门一步。陈凤珍说，把宋书记叫来，他可能喝！潘老五摆摆手说，看来感冒重了，让他家里捂汗去吧。咱们喝！出门在外，挺想你们的。陈凤珍心想这话应该对着小敏子说。小敏子为潘老五脱下皮袄，抖着油渍麻花的袄袖子说，在外准没少喝，看这油袖子。潘老五哈哈大笑说，本人才叫酒精考验的油袖干部呢！不喝酒，这200万能要回来？南蛮子灌我酒，一万块一盅酒，你算吧！老子喝完最后一盅酒，醉眼一看，全鸡巴没人影儿啦！我以为他们故意丢下我，出了酒店门，才听说那群屎包们全钻桌下哼哼呢。陈凤珍担心地问，你后来咋样？潘老五说，我



带着凤宝配制的解酒药呢。甭说，凤宝的药挺灵，这小子有点鬼头门儿。陈凤珍就格格地笑开了，小吴边笑边逗潘老五说，潘经理，凤宝的解酒药灵，春药更灵吧？潘老五见小敏子拿眼瞪他，就支吾倒酒将话题遮过去了。喝了几杯酒，陈凤珍的脸就红扑扑好看了。小敏子喝雪碧，小脸白雪一样。潘老五就喜欢皮肤白的女人，小敏子白脸蛋儿跟陈凤珍一比就更让他怜爱了。陈凤珍不时瞟潘老五，她在盘算咋跟他说股份制的事，还有法院替李继善几户农民追赔款的事。她感觉跟宋书记说话累人，跟潘老五说事就轻松。这家伙头脑简单直来直去。要是喝到兴头儿上，跟他说啥都应承。陈凤珍见潘老五喝欢喜了，举着酒杯吼了两嗓子京剧。他喜欢京剧，没少拿公款往县京剧团里赞助。陈凤珍趁潘老五高兴就把事情说了。潘老五拍着胸脯子说，其实我全知道啦！陈凤珍马上想到宋书记给他通过电话。小吴却说，老潘是不是露透社的消息？小敏子拿拳头捶着小吴肩膀骂街。潘老五罚了小吴一杯酒，自信地说，吴老弟，不是跟你吹牛，福镇的事情都在你老哥手心攥着呢！顺我者昌，逆我者呢，你小子说。小吴笑着说是，心骂着老杂种。小敏子看陈凤珍脸色不好，就圆场劝酒说，陈镇长，别听他胡吹六侃的，咱俩喝一杯。陈凤珍已经头晕了，强撑着完全是为说事，潘老五拿话点她，点到疼处也火了，她把酒盅往桌上一摔说，老潘，你把话说明白，是不是我和小吴哪点惹着你啦？潘老五愣了愣，扭脸对她说，凤珍，这是哪跟哪啊？你五叔向来高看你，我这大老粗说话没溜儿，你还不知道？甭说别的，就凭凤珍替我出庭一手儿，我就感激不尽哪！小吴插嘴说，是哩，陈镇长出庭冲谁？还不冲你老潘？这回你可别叫陈镇长坐蜡啦。潘老五顺着小吴的杆儿爬，连说，凤珍哪，我潘老五说话算话，欠那几家的钱，从这200万里出！陈凤珍嘴角渐渐浮了笑影说，是哩，快把这点罗嗦了啦吧。我们还有多少事要办呢！潘老五接下话茬说，不就是股份制的事么，这事五叔也支持你！有人给报信，说搞股